

菲瑞亚

当夜幕悄然低垂，特格罗黎小镇从喧嚣回归平静。袅袅的炊烟，在愈发沉静的天空中消散，点亮了小镇零星的灯火。

那些灯火是从一家破旧的小酒馆里面透露出来的，几根细细的蜡烛让酒客们仅仅能看清手中的啤酒杯。不过这不会影响酒客的兴致，恰恰相反，正是这种昏暗的、带有几分神秘的气氛，让这个小酒馆总是挤满了各种各样的人。

这里的酒客大多是些酒鬼，做上一份两份的零工，或是从家里偷偷拿点什么东西来卖，换上几个铜币，就赶忙来换这杯中物。他们大多喝酒喝得很慢，打上个半品脱的酒，来一小段羊油香肠，就能喝一个晚上。一些远行的旅客也往往会聚集在这里，因为旅店的费用价格不菲，对于这些长期漂泊在外的人来说，能节省些就节省些。他们往往要上一小杯葡萄酒暖暖身子，有的还会要四分之一一个黑面包，这个漫长的夜晚也就过去了，等天一亮还要继续赶路。你还可能会碰上一些从事秘密工作的人，因为这里的灯光昏暗又隐蔽，却提供食物和饮料，你说什么话做什么事情都不会有太多人在意。如果你足够幸运，你还可以在这里遇到几个贵族，他们举止优雅，出手阔绰，也很少说话。因此如果你不留心观察，往往注意不到他们的存在。

现在酒馆里就有两名正在喝酒的骑士，很显然，他们是偷偷溜出来的，因为骑士团不允许骑士在执行公务的时候喝酒，也不允许在晚上擅自离开军营。“来尝尝，这里的鲜啤酒的味道正的很。”说话的是个红头发的骑士，他看上去年纪不大，满脸的雀斑，把啤酒放在鼻子下面，看上去很是享受。他对面的高个子的骑士喝了一口，微微点了点头。

“咱们的队长真是的，明明长得那么好看，平常总是凶巴巴的。”红头发的骑士喝了一大口手中的啤酒，“害得我喝个啤酒还得夜里偷偷跑出来。”

“不过有一说一，她可真厉害。那么多队长，我也就服她一个。就是管得太严了。”

“据说啊，你有没有听过这个传闻。说如果不是因为骑士团没有女性担任的先例，下一任团长十有八九就是她了。那可就是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团长了。”

高个子的骑士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这种事情说不清的。帝国的人事制度，向来不对外人公开。咱们这些普通的骑士，谁当队长又有什么区别呢。”

西格莉德的寝室就和酒馆里一样昏暗，只有夜晚降临，在这昏暗的卧室，西格莉德才敢解开自己的外衣。从背部看去，她金色的长发垂到腰间，身材修长，腰肢纤细，笔直的小腿没有一丝赘肉。从正面看去，她的面容姣好，脸上的皮肤像缎子一样光滑。从任何一个角度看，她都是一个浑身散发着青春魅力的妙龄的少女，除了，她的肚子。

她的肚子突兀的隆起，和她匀称的四肢看上去很不协调。她的左手拿着刚刚解下的裹腹带，右手摩挲着被紧紧束缚了整整一天的腹部。只有这样的深夜，没有人会打扰的深夜，她才敢解下那折磨她的束缚，享受片刻的放松。她只敢点上一小支蜡烛，因为她害怕更明亮的光会暴露她的秘密，只有黑暗的夜晚，她的心才不再担惊受怕。在狮鹫心王国，女性未婚先孕的后果是很可怕的，尤其当你是贵族的小姐的时候。据说多年以前，就有一位公主殿下闹出了丑事，先被钉在十字架上用皮鞭折磨到流产，最终被流放到了荒无人烟的东部大荒漠。

更何况她就是驻扎在特格罗黎小镇东边的白银骑士团小队的队长。如果让那些年轻调皮的骑士们知道他们的长官居然怀孕了，又不知惹出多少麻烦。

特格罗黎小镇是狮心王国最东面的边界。近年来，王国的东面愈发的不平静，许多的村庄被莫名的劫掠和屠杀，骑士团为了王国的安全与和平，将各个小队驻扎在王国东边的边境，以备不时之需。

西格莉德叹了口气，她已经怀孕6个月了，之前听医生说，可能还是双胞胎。饶是她体质不错，也时常觉得精神疲惫，腰酸背痛。六个月就已经如此，不知道日后还有多少困难。等月份更大些，是否还能裹腹，近几天就觉得越发的力不从心；要生产之日，当如何生产可以不让屋外的骑士们察觉，一直听说生产疼痛难忍，就是铁打的也挨不住，待孩子生下来交由何人抚养，孩子长大又算什么名分。

西格莉德又叹了口气，别人只知道她是高贵的纳尔森家族的四小姐，白银骑士团最年轻的女骑士，又怎么知道她竟然已经到了如此进退维谷的境界。

突然，外面火光四起，接着就是人的喊叫声和马的嘶鸣声，仔细听，还有长矛和刀尖的碰撞声。西格莉德心里一惊，这应该不是寻常的马厩失火，而是敌军的入侵。女骑士猛地站起来，只觉得肚子一阵抽痛，又坐回了床上。西格莉德倒吸一口凉气，忍着痛楚，用刚刚解下的裹腹带将腹部一圈一圈缠起，之后系上本略有些宽大但现在却有些紧小的铠甲，之后就赶忙打开的房门。

军营内已成一片火海，潮水一样的不知从哪里出现的军队与骑士团的骑士厮杀在一起。西格莉德一边组织骑士们发动反攻，一边安排信使去像附近的骑士团求救。很快，训练有素的骑士就在他们的长官的指挥下集结成了方阵，他们拿着长矛，狠狠地冲击着这些不速之客。重骑士的方阵破坏力是惊人的，即使是世界上最勇敢，最强大的步兵，也抵挡不住重骑士方阵的全力冲锋。敌军溃退了，大量的军队分作两边溃散，就像摩西从埃及走出时用咒语劈开的海浪。西格莉德的重骑士所向披靡，没有人可以和这支军队做正面的交锋。

然而，骑士们很快绝望的发现，他们的冲锋是徒劳的，无论他们如何冲锋，他们目力所及，都是黑压压的漫无边际的敌军。他们穿着黑色的铠甲，在茫茫的夜色中，好像黑色的泥沼。西格莉德的腹部一阵发紧，如此长时间高强度的战斗不是她现在的身体所能承受的。更何况她还在束腹，还在指挥着千军万马。

女骑士身边的同伴一个接一个的倒下，黑夜里的风充斥着刺鼻的血腥味。西格莉德只觉得手中的长矛愈发的沉重，腹部从最开始的抽痛慢慢发展成难以忍受的剧痛。只听得咣的一声，西格莉德的长矛刺向了一枚盾牌，之后双眼一黑，就失去了意识。

二

菲瑞亚慢慢地睁开眼睛，天刚有些蒙蒙亮。她睡得并不好，不过她已经好几年没踏踏实实地睡过一个好觉了。恶毒的诅咒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这个美丽的女人，命运的桎梏就好像不能挣脱的梦魇，死死地纠缠着她。

她有一双宝蓝色的眼睛，从没有人见过那样一双清澈的眼睛。它里面闪着光，常常湿润的眼眶和修长的睫毛显得这双蓝宝石更加的明亮。她的脸是苍白的，嘴唇也因为苍白的脸颊而只有淡淡的粉色，那不是一张传统意义上倾国倾城的脸，却会让每一个看过的人不由自主的去心疼。

她的双手扶在她的腹部上，那是一个大到夸张的巨腹，即使隔着厚厚的被子，你依然可以看见这个女人身前令人震撼的隆起。她纤细的双手仅仅能够扶到这个大肚子的边缘，甚至连肚子探出身前一半的距离都摸不到。沉重的肚子折磨着她，就连睡眠这样的事情，也因为身前这个过于庞大的负担而显得力不从心。

她的腰不堪重负，每天都像要断掉的感觉让她感到麻木。平躺在很久以前就不是身体的内脏可以接受的负担，哪怕正常的坐在椅子上都随着时间的推移成为了奢望。

菲瑞亚半坐在床头支起来的床上，双腿大大的分开，只有这样才能在疲倦到极点的时候打上一个盹，然后用不了多久，就又被身体上的不适拉回到噩梦一样的现实。身边的侍女见他们的主人已经醒了，连忙递上准备好的温热的羹汤。菲瑞亚只吃了三口就觉得一阵恶心，被过度挤压的胃部，对它日益狭小的空间愈发的不满。

每天下午的散步，是菲瑞亚唯一的活动。六名侍女将她的身体慢慢旋转，其中的两名将双腿慢慢移到床外，然后两名侍女扶着那个巨大的肚子将菲瑞亚扶起。等她完全下床，再由两名侍女扶住她的腰肢，慢慢地起身。巨大浑圆的腹部骄傲地向外凸起。她过于纤细的双腿不停的颤抖，完全不能支撑她的重量。她走的很慢，身体的重心一不留神就向前倾，肚子拼命地向下坠。不到三十步的御道，她走了整整一炷香的时间。胸腔像胃部一样被挤占到了极限，她大口的喘着气，面色潮红，额头上细密的汗珠无不显示出她已经精疲力竭。

尽管如此，菲瑞亚还是想要坚持这个愈发困难的活动。她很清楚，她的身体已经孱弱到了极点，这个身前的大圆球已经榨干了她全部的养分。她不想成为一个连最基本的能力都丧失的怪物。“然而，我好像真的已经成为了一个只能依靠他人，完全失去自理能力的怪物。虽然我本身就是个怪物。”菲瑞亚喃喃地说。

三

在海上，有一个流传已久的传说。那是一艘幽灵船，会在暴风雨的黑夜，从海浪中升起，然后将它见到的任何一艘海上的船只摧毁，掠夺走所有的宝藏。

年轻的水手总是会质疑：真的有幽灵做的船吗？老水手会一手捂住他的嘴，然后卷上一只香烟，深深地吸上一口之后说：“我认识一个见过那艘可怕的船只的朋友。我见到的时候，他已经完全疯掉了，他只是惊恐的呼喊，但谁也听不懂他究竟在说什么。然后，他就死了。”

作为一个海盗船长，丝特芬妮对珍珠有着一种近乎于狂热的痴迷。就连这艘一直陪伴着她走过无数风浪和冒险的大船，也被她命名为黑珍珠号，尽管从任何一个角度看上去，它都完全不像一颗珍珠。不过这没什么，在遥远的东方，很多人也称呼自己的孩子为龙或者虎，那些孩子大多数也不过是成为一个普通的农民，终其一生都和这些高贵的神兽没有什么关系。

如果非要说有什么相似的话，那就是没有什么人见过真正的黑珍珠，也从来没有一个活人见过黑珍珠号。它总是像幽灵一样在暴风雨的夜晚中出现，之后又在闪电和风浪中消失。这艘船的本身就是海上的传奇，只不过今天我们没有时间去讲它的故事了。

就是这样一个神秘的女人，她现在只想回家。她在甲板上来回地踱步，或是盯着面前的海面，或是时不时拿出怀表。

她的珍珠在家里等她。

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就和今天一样。丝特芬妮想到那个时候，嘴角就浮起一丝笑意。那个时候她就昏倒在海边，一个海浪就能把她卷进大海里去。那个时候她和现在一样瘦，可能比现在还要瘦，那个时候她已经好多天没有吃东西了。她最开始总是忐忑不安的，就好像一只受伤的银狐。

可是哪只野兔有她那么惹人怜惜，哪只野兔有她那么完美的肚子，那是最大最完美最有活力最让人肝肠寸断的白珍珠。从那一天起，丝特芬妮觉得她之前收集到的所有的珍珠都黯然失色。

菲瑞亚，她的生命之光，她的欲望之火，她的灵魂归宿，她永远的挚爱。

四

菲瑞亚正半躺在床上，侍女在她的身后给她揉着肩，这是她一天中最舒适的时候。一本厚厚的书放在她的肚子上，泛黄的羊皮纸上面记满了模糊不清的文字。

“哦，我的菲瑞亚，我的宝贝。你想我了没有。”随着宫殿外急匆匆的脚步声，丝特芬妮一头撞了进来。她风尘仆仆，火红色的头发完全散落开来，身上还穿着海上穿的皮衣。

丝特芬妮一把推开菲瑞亚胸前的魔法书，把头埋在菲瑞亚的胸前亲吻着。菲瑞亚感觉自己都要窒息了，丝特芬妮才松开自己的双手。她如痴如醉地看着菲瑞亚身前的大肚子，抚摸着她柔软、高挺而又浑圆的腹部：“亲爱的，你的肚子好像更大了。你简直是太美了。”

菲瑞亚无奈地望着眼前的船长。从她们认识的第一天起，丝特芬妮就深深迷恋上了她的肚子。她把她积蓄多年的珍珠穿成一个项链，戴在她的脖子上，看了半晌后一把将项链扯下扔到一边去，大声叫道：“不，不配。这些东西和你比起来简直就和石头一样难看。”

“你这几天吃得好不好，睡得好不好？你万一散步的时候没有我，摔倒了怎么办？要是有人想要找你麻烦怎么办？这些下人伺候的就是不尽心，把你都喂瘦了。你看你这黑眼圈，是不是有没有睡好。”女海盗喋喋不休的说着，倒好像一个絮絮叨叨的中年大妈。

“丝特芬妮，我好的很。”菲瑞亚娇笑着，把女船长拉到床上，把头靠在她的肩上。“我就在这个小寝宫里被你圈养着，哪里有那么多的万一呢。”

“我上个星期按照计划入侵了特格罗黎小镇，纳尔森家族的四小姐果然是驻扎在那里的队长。我想，或许我们有新的伙伴要加入了。”菲瑞亚眨着眼睛，看着丝特芬妮。

“唉，你怎么对一个外人如此上心。我就不信，她要是像你说的那么优秀，怎么被你抓住了。”

“不过，我的宝贝的要求，怎么可能有理由拒绝呢。克拉克家族，确实被一网打尽了。那些道貌岸然，高高在上的贵族。哼，其实比海盗更加残忍和野蛮。不过，他家有一个看上去很是健壮的女仆，我稍微帮了一个小忙，就帮她从监狱中逃出来了。”丝特芬妮一脸得意的样子，就好像一个刚刚考试得了五分期待被母亲表扬的孩子。

“哦？帮助那个兽人女仆出逃也是你的功劳喽？”走进来一个身着黑色巫师袍的紫皮肤的女孩子，“我说老水手，你能不能有点骨气，别一见着咱们美丽的女王大人就好像丢了魂一样。”

“尊敬而高贵的女王大人啊，这个老海盗肯定半句话都没有提及您最忠诚的柏妮丝。”紫皮肤的女巫师单膝跪在菲瑞亚的床边，亲吻着她白玉一样的指尖。

菲瑞亚哭笑不得地看着这两个活宝。这么多天了，冷冷清清的寝宫总算又热闹起来了。柏妮丝是受到艾露尼祝福的夜精灵，菲瑞亚在认识丝特芬妮不久之后就偶然之间在路上捡到了因为家园被人类摧毁而流浪在沙漠中昏倒的柏妮丝。那个时候，柏妮丝还是个小女孩，总是管菲瑞亚叫姐姐，好奇地轻轻抚摸菲瑞亚饱满圆润的巨腹。转眼过去，柏妮丝已经是亭亭玉立的少女了。

“我说老盗贼，你别老腻歪着姐姐了。你让姐姐歇会，咱俩去把衣服换了。”柏妮丝站起来，长舒一口气，“接下来是不是要一起对付那个刚刚抓到的女骑士了。”

五

西格莉德正跪在教堂的十字架前，向神父做着虔诚的祈祷。神父耐心的听了她的祈祷，微笑着将手放在她的额头上，对她说：“主会宽宥你的。”。旁边的僧侣跟随神父的指导，将圣水洒在她的身上。西格莉德感到一种剧烈的疼痛，圣水在她身上开始灼烧。她看向神父，却发现面前的神父变成了一个恶魔，她环顾四周，是一片阴森森的墓地。

那个恶魔狂笑着：“你这个不知羞耻的女人，哈哈哈哈，居然妄想得到主的祝福。”身边的那些僧侣都变成了可怕的僵尸，一步一步向她走来。西格莉德只觉得腹部一阵钻心的剧痛，身下流出粘稠的液体。那个丑陋的恶魔手里高高举起两个婴儿，婴儿的啼哭嘹亮而又有力。恶魔狞笑着，将两个啼哭着的胎儿抛向天空。

西格莉德从噩梦中猛然惊醒，她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肚子，熟悉的胎动让她稍稍松了口气。

她环顾四周，这是一间很大的屋子，四周是砂质的窗幔。她身上盖着厚厚的天鹅绒被子，暖暖的阳光从窗户照进来。

“纳尔森小姐，您总算是醒了。”正当西格莉德努力地回忆自己怎么到这里的时候，一个侍女走到了她的身边。

“这是哪里？我怎么会在这？你的主人是谁？”可无论西格莉德怎么问，对方都一言不发。那个侍女默地将食物放在桌子上，一大碗麦片粥，一个白面包，一块烤饼，一小块黄油和一大块烟熏的腌肉。

“尊贵的纳尔森小姐。我家陛下非常仰慕您的才华，诚挚而冒昧地邀请您到我们的皇宫中作客。只是我家陛下身体不便，不能亲自招待，请您有所原谅。这两日请您暂且休养身体，您可以随意游览这里。每天我会给您送上食物，如果您有任何的需求和需要的服务，我们四个就在这个屋里等候您的命令。您可以称呼我为433号。这几个分别是512号，543号和568号。”

西格莉德疑惑地看着眼前的食物。是谁这么神秘秘地将她救起？那一夜惨烈的战斗慢慢回荡在西格莉德的脑中，她突然打了一个冷战。如果是那样的话，女骑士的手不由自主地放在了抽动着的小腹上。

之后的两天过得很是平静，第三天的清晨，那个自称433号的侍女对西格莉德说：“陛下大人对纳尔森小姐的军事天才早有耳闻，因此觐颜邀请纳尔森小姐参观我军士兵的日常训练。不知道您是否可以答应这个无理的要求。”西格莉德点了点头，她闲逛了两天，但完全没有搞明白任何事情。王宫比她想象的要大得多，宫殿之间的御道平整而干净，御道的两旁是各式各样的花草。虽然谈不上是什么奇株异植，却将王宫点缀的五彩斑斓，却也将所有目力所及的空隙填补的严严实实，整个王宫就好像一个巨大的迷宫。

西格莉德坐着轿子，不知道走过了多少条小河，穿过了多少小径，才被带出了王宫。她刚下轿子，就有一匹黑色的骏马打着响鼻向女骑士飞驰过来。“莱婷？”西格莉德突然流下泪来，那是她十五岁时，她的师傅克里琴斯·奥利弗伯爵送她的生日礼物。她以为在那一夜，她的爱马已经死在了乱军中，没想到还有缘再见。

莱婷温顺地低下头，任由女骑士抚摸着蓝婷背上的鬃毛。这匹用闪电命名的忠诚的野兽，和她的女主人共同冒险已经接近10个年头了。西格莉德这时完全可以骑着她的伙伴飞驰而去，可这几天过后，我们的这位天生的冒险者反而想要一睹这位神秘陛下的尊荣了。

西格莉德走进教军场，这些士兵穿着训练时的号坎，将台上的旗兵变换着手里的各色旗旗，传令兵来回穿插，整个军队不断地变换队形。女骑士她不由得回想起那天黑压压的，潮水一样的军队。尽管不愿意，但西格莉德也不得不承认一点：那天夜晚和今天在教军场所见到的这只军队，在令行禁止这四个字上的表现几乎无可挑剔。

不过，自始至终，那个邀请她一同参观的女王陛下却没有出现。“她是在暗中观察我吗”正当西格莉德陷入沉思的时候，433号侍女对她说，“陛下身体抱恙，不能配小姐您一同参观，在此深表歉意。为表歉意，陛下邀请您可以参观一下我们霍普王国最秘密的一个机构。”

这是一个一眼望不到头的大院子，里面整整齐齐的排布着一个又一个的茅草屋。西格莉德走进院子，发现每个茅草屋的门前有两名站岗的士兵，里面则躺着十几个大腹便便的穿着统一的青色麻布衣服的女人。他们的肚子看上去很大，圆鼓鼓的，里面应该至少塞了两到三个胎儿。这些女人安安静静地躺着，只有大肚子和胸口微微的起伏，标志着她们还活着的特征，西格莉德不由得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肚子。

西格莉德很是疑惑，难道这个王国最秘密的机构，居然是一座待产所？只是待产所素来少见，这样规模庞大的更是闻所未闻。而且，为什么几个孕妇要用士兵看押？女骑士问了问身边的433号，对方却一言不发。

直到出了院子，433号才对她说：“明天下午，陛下邀请您寝宫一叙。”

六

“纳尔森小姐，请坐。”偌大的寝宫中间有一层厚厚的帘子，珠帘后传来十分悦耳的女声。

“前日将小姐请来寒舍，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昨日爽约，也还请阁下海涵。小王这厢赔罪了。”

“只是不知小姐可知，贵国的克拉克家族已在两个月前就惨遭毒手，家族成员已经全部被令尊所诛杀。”

毫无疑问，对于西格莉德来说，这是一枚重磅炸弹。温暖的小寝宫让她感到透骨的寒冷。“你究竟是谁？你到底为什么要找到我？你怎么会知道克拉克家族的消息？”

